

叔苴子內篇卷五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善惡公共之物也未可以證性善
紂嬖姐己而愛飛廉惡來是亦惻隱也象欲有舜之室
而推牛羊倉廩於父母是亦辭讓也盜跖恥先出而分
少是亦羞惡也李斯是恣睢而桎梏堯禹是亦是非也
且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誅少正卯是無惻隱也
當仁不讓師是無辭讓也無恥過作非是無羞惡也父
爲子隱子爲父隱春秋爲賢者諱爲尊者諱是無是非
也由是觀之四端者君子小人共由之門戶善者以之
行其止惡者以之行其邪譬之目視耳聽寄聰明者由
是徇聲色者由是無定位無成名者也而孟子驗其有
以明性善告子証其無以指性惡安知小人固有時而
有君子亦有時而無者耶

叔苴子內篇卷五

一

歐陽雅堂叢書

仁義禮智信猶天之五材也能生人亦能殺人金爲幣
木爲室水爲漑火爲爨土爲埴此用之利人者也及乎
施之不當則金可殺木可觸水可溺火可焚土可壓謂
生人者五材而死人者非五材耶斗斛度量衡聖人用

以行其公盜跖用以行其私孫吳太公之兵法我資以制敵敵亦資以制我故仁義禮智信猶五父之衢也吉凶邪正未有不由是轍者而特揭五者以爲教故曰善耳善耳庸知盜跖之不竊笑於側曰我亦猶是耶

象之齒虎之皮犀之角翟之羽翼之臍不足以利身而適足以戕其身故無用之用其爲用也始大耳羿死於射扁鵲死於醫桑田死於巫蘇張死於辯此皆以技爲羽毛齒角者也味之登鼎俎者網羅必及鴉鳴憎於人而人不之捕者色聲香味舉無足取故也龜鼈以甲自衛螭蛇以劍自雄鱗魚喙長三尺鮐魚鬚翅如戈而不免於屠解者材有所用之也故無取於世者雖憎不害有用於人者雖防不免悲矣

叔苴子內篇卷五

二

國子雅堂叢書

人備物之性故可以盡物一物不備則一物不盡造父備馬之性故能御馬劉累備龍之性故能豢龍紀消子備雞之性故能鬪雞狙公備狙之性故能賦狙郭橐駝備樹之性故能種樹惟聖人無所不備則無所不盡盡已性者正盡其萬物之性也

人之嗜欲多物之嗜慾寡故人之精常斲而物之天恆

完今夫鸛雀鴻鵠夏則立於炎日之中而不困於暑冬則棲於霜雪之地而不病於寒使人能如是豈非古之所謂真人得道者耶而禽鳥以爲尋常者寡慾焉耳蓋禽鳥欲不過一飽無思慮無憂患無喜怒五情六慾一不汨其中故其神內全而其氣外固寒暑風雨之變猶浮雲也安足撓之人能寡欲同乎禽鳥則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乘天地之正氣而萬變不能奸矣

凡物之分量有不可損益者眉之自短髮之自長拇之自大指之自細受之於天不約而同故松柏不漑而尋

叔苴子內篇卷五

三
粵雅堂叢書

丈薜蘿日漑而不盈尺龜鶴不祝而千齡螭蝮日祝而不踰冬朝槿不吹而自零黃菊日吹而不落性之所賦豈以外物爲成虧哉而冥冥之夫自神其智自多其力貧者欲富富者欲溢賤者欲貴貴者欲極夭者欲壽壽者欲倍得之則攘爲己功不得則悔人爲之未及烏知好醜成敗已定於嬰孩之骨

一斤之鼠人謂之大鼠百斤之牛人謂之小牛鼠體已極而牛體未極也方畝之沼而抱甕者不至方尺之井而負綆者不停沼水有窮而井汲無窮也販夫販婦粟

滿瓶錢盈貫而人目爲富大賈轉穀千數貲次如山一
不稱意廢箸而嘆息憂貧此牛鼠之說也市人陳百貨
於肆爛然盈目而求奇珍者過不問富人家門牆聞
然無所炫耀而賈胡聞望而集其庭此井沼之說也故
祿不期多寡期於有量物不期斂散期於有源

人身中精氣神三者養之專一皆可以通天地感鬼神
橫六合而無難者特患人自耗洩而齟然不振耳試以
物驗之蟾蜍好食毛蟲蟲棲葉端而蟾蜍伏於樹下勢
不相及也以目光射之而蟲自墜精之至也南方有蜮

叔苴子內篇卷五

四

粵雅堂叢書

名曰短狐口中有弩含沙以射人影其形輒應影而成
疔不治則殺人氣之至也蜣螂抱丸凝想卽尸解形蛻
神之至也夫三者用之專一昆蟲么麼猶能妙著於形
迹之外况靈秀如人乎昔人有入水遇蛟者與蛟戰水
中七日而斬之出非有異術其精定也人欲手刃其仇
不得偶遇像而拔劍刺之是日仇人之首無故自落專
氣所至心手相應不知其然而然也倩女私所私成疾
一夕魂往從之處數年青男女歸不知其病寢於牀也
此神行者也此三人用之於邪而立乎不測行乎無方

如是况養之以道義哉古之真人繙校四時役使五行惟不自耗洩以宏至一之用耳

造化之用人盜其機而爲用者多矣激水而漱之造雨之理也囊橐而鼓之造風之理也屋水而沍之造冰之理也藥砲而發之造雷之理也蘊火而樹之造木之理也然人但知假之於物而莫能用之於身苟吾身之精氣神專蓄而直發之皆可奪造化之用是故氣噓可造雨氣吸可造風氣凝可造冰氣激可造雷氣薰可造木純氣所至精亦至焉精之所至神亦至焉宇宙在於手萬化生於身皆三者之作用而已今道家之術召風雷制虎豹行木偶芽朽株亦精氣之所使也聖人能爲而不能不爲者也

叔苴子內篇卷五

五 粵雅堂叢書

人之想念可以役使血氣造作夢境是故思火成熟思水成寒思食成噁思酸成津思悲成泣思媿成汗此心能使氣之驗也又如思淫夢感思歸夢家思榮夢貴思財夢獲思食夢嘗此心能造夢之驗也能使血氣而不能使天地之氣能造夢境而不能造天地之境則識有以礙之矣惟至人則役五行者不異於役血氣造真境

者不異於造夢境故能擲此方於別界納須彌於芥中
非幻論也蓋人以我爲我而至人以天地爲我我以我爲
我故不能斡旋於我之外以天地爲我則無不能操攝
於我之內也

人有尪羸而壽考者稟雖薄而均者也亦有感壯而早
夭者稟雖厚而偏者也譬之作室然材木大小各異小
與小相得斗室亦堅大與大相配廣廈尤壯若合抱之
梁拱把之柱則岌岌乎不支不均故也故造室有工拙
則有堅脆成毀之殊造人有工拙則有賢愚壽天之異

叔苴子內篇卷五

六 粵雅堂叢書

凡民之生離居析處則各自爲命故獨榮獨悴連羣集
類則合併爲命故同禍同福木成林則斧斤同加獸成
羣則網阱同罹鳥同行則繪繳同望魚成隊則罾笱同
入故智人擇類而遊畏禍福之一體也長平之卒同日
而坑雲臺之臣同日而封類可不慎乎擇羣而不得則
急自離羣雖無與共福亦無與共禍自爲榮悴可也

石之頑者不資於用鍛而爲灰則成丹堊之功故頑石
之成不如其毀也莠草茂則禾稼傷及蕪而漬之則滋
苗而造其長是莠之茂不如其腐也龜生而蹢躅蹢躅

曳尾泥塗蠢然可憎及解灼之可以決疑開物是龜之生不如其死也夫毀愈於成猶爲無毀也腐愈於茂猶爲無腐也生愈於死猶爲無死也吾獨惡夫成毀無損益榮枯無得喪生死無輕重者

物至於化則遠其初是故蜣螂化爲蟬螟蛤化爲蜂蛇化雉雀化蛤田鼠化鴛皆離其初質遠矣夫味亦然百花化而成蜜蜜非花之味也秫米化而爲酒酒非秫之味也當其化時蘊釀涵濡潛移默奪有天機運於其間不知其然而然者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叔苴子內篇卷五

七 粵雅堂叢書

之謂神既化而不可知矣非惟人不可知卽已亦不知小人有惡中之善君子有善中之惡好奪者亦好施斂怨者亦樹德柔荏者多寬容結納者多獎借植黨者多覆過懷私者多含垢此惡中之善也清者必刻直者必訐公者必倨明者必察文者必苛高者必獨此善中之惡也爲惡中之善者或以惡揜其善則惡陽而善陰爲善中之惡者或以善揜惡則善陽而惡陰陽者身食其報而陰者多留之子孫故往往鬼瑣之後族葉蕃昌名德之嗣薰燼銷歇不知者以爲天道無常而實則各食

其陰報也嗟乎天之報施豈真爽哉
蟬無口而鳴則鳴不必口魚無耳而聽則聽不必耳水
母無目而見則見不必目蟹無腸而食則食不必腸蛇
無足而行則行不必足龍無翼而飛則飛不必翼蟻無
聲而召則召不必聲物各有天天能之能不囿於形而
人欲以己之形格物之形以己之能量物之能譬如螻
蛄之測春秋也故至人不以目視不以耳聽不以口言
不以心知神化自然運於形先惟其得道之全而氣質
不爲之拘攣

叔苴子內篇卷五

八

國學雅堂叢書

氣能化物物亦能化氣食草之獸一也而爲牛爲羊爲
馬爲鹿食粟之禽一也而爲雞爲鶩爲鵲爲鴉食水之
蟲一也而爲魚爲鼈爲蟹爲蝦取資於天地者同而成
類各異則氣固從物而化矣元亨發於地雨露降於天
豈有二哉而萬卉之青黃紅紫不同色酸鹹甘苦不同
味天矯曲直不同形亦各從其類也故乾坤鑪冶萬物
萬物亦能鑪冶乾坤聖道陶鑄人羣人羣亦能陶鑄聖
道今之九流百家是也

虛空之火徧布六合一有所麗則小矣麗於燭則爲燈

光之火麗於薪則爲竈突之火麗於草則爲野燒之火麗於狼望則爲烽烟之火火分大小其爲光則有限矣人性亦然離明靈氣察天地冒法界豈有罅漏哉其附於聖人也猶其在空虛也若在眾人則僅六尺之用矣附於禽獸則又小矣附於蟲魚則尤小矣附於蠛蠓焦螟則不可見見聞聞矣而孰知蠛蠓焦螟之性不異於察天地冒法界之性也特所附者異耳故至人不以形囿性

神與形合形與器合而後天下之精技出焉輪扁之斲

叔苴子內篇卷五

九

幽兮雅堂叢書

輪伶倫之吹竹伯牙之鼓琴其用口與手指也無異於用心也此神與形合者也而其用刀斧絲竹也又無異於用口與手指也此形與器合者也神與形合形卽爲神形與器合器卽爲形三者一以貫之其技有不入神者哉

釋家言佛具千手千眼爲愚者設像教也今人有兩手兩目未嘗患不足也使忽有增益則爲駢枝贅疣不足利用而反病其紛雜矣况多至於千哉夫百足之蛇不捷於一足之夔百燈之光不明於一燈之焰多指亂握

多視亂明人亦安用千手目哉佛氏蓋寓言以定生慧之妙用耳卽吾聖人上觀天文下察地理中鑒物情穹冥昏默眾目不給視者聖人能視之此與千目何異能射能御能書能數創制立法作成器以爲天下利眾手不給運者聖人能運之此與千手何異如必云手如樹枝目如繁星而後成六通四闢之用則萬猶不足千曷貴乎

蹶者以杖爲足瞽者以杖爲目非杖之能爲足又能爲目也所以用之者異也步者以馬爲乘涉者以馬爲舟

叔苴子內篇卷五

十
應
雅
堂
叢
書

非馬之能爲乘又能爲舟也所以任之者異也故物惟一長人有百用用物者不窮於物者也善用人者亦然用之當則一人能周數人之用用之不當則數人不能成一人之功長鬣豈能戰者哉而吳用以獲餘艘美人豈能攻者哉而越用以取夫差人固有以不用爲用者人之身難調者心心之所以難調者其用屬火火性炎炎不制伏而仰四藏之精以爲薪膏故淫火燒腎則水竭怒火燒肝則木燼憂火燒肝則金爍思火燒脾則土焦如是則薪膏涸矣乃憤然而遂盡夫人之生也以心

非心則神不靈人之死也亦以心非心則精不枯譬之
燃然非火則燭不明非火則燭不滅至人去智刳心豈
同木石哉萬物之來對以性不對以心則如日月明而
燭火熄光常耀矣膏液不盡乃可長生久視於天地之
間矣

天賦人以生必賦祿以養其生祿有豐嗇故養有厚薄
祿嗇而養厚其爲生也必速盡故君子甯使祿浮於養
不使養浮於祿祿浮於養則造化處其欠而我處其餘
也我餘之子必食之子餘之孫必食之若國家之恩蔭

叔苴子內篇卷五

十一
粵雅堂叢書

然父祖子孫可相遺也故有父不食祖之餘而更留其
餘以傳子子不食父之餘而更留其餘以傳孫前後相
承各自爲食而互餘其餘則數代而下亦必有受而享
之者何則造化於人必欲還其欠而後已也若人有欠
於造化後人亦當有代償之者

富人之家開囷倉而貸粟方未貸之時多寡無定也及
既貸而人受之則升爲升斗爲斗斛爲斛石爲石欲加
粒焉而不得器定於先也而造化一囷倉也祿位年壽
一粟也人小大有量如升斗斛石也彼賦而我受之亦

猶稊粒之不可加損也而貧者欲微之於分外伎者欲減之於分內多見其不知量矣

人身之病生於所積心之積曰伏梁肝之積曰肥氣肺之積曰息賁腎之積曰奔豚脾之積曰痞氣方其初積之時微有毫釐之偏耳及乎積偏成滯積滯成重積重成堅鍼不可達藥不可消而勢至於不可起積之生禍也若是造化之災沴也亦然始不過起於五行之微忒而後乃相摩相搏日益月盛以至山崩川竭皆積氣之馴致也故聖王察陰陽偏重之處而調劑之期不使之積而已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此之謂也

叔苴子內篇卷五

三
粵雅堂叢書

物有生數有成數凡生數爲穉少爲輕清凡成數爲老壯爲重濁今以五行之數分析而論之溼蒸者天一之水也滂沱者地六之水也煖燠者地二之火也炎炤者天七之火也萌芽者天三之木也枝幹者地八之木也砂汞者地四之金也鏹寶者天九之金也塵埃者天五之土也厚地者地十之土也老子曰上善若水清而無形上善者一二三四五也易不占生而占成者正以其

清而無形者歟

文章猶舟也舟之貴賤不在大小華質而視其所載者
載君子則貴載小人則賤載金玉則貴載糞土則賤名
理奧義君子金玉也俗見曲學小人糞土也今有龍文
彩飾錦帆桂楫之舟而載小人糞土市人過而不問非
舟不華所載不稱也若扁舟素舸而或載高人逸士名
公鉅卿否則西域賈胡明月夜光在焉則所至聚觀如
堵賓客冠蓋爭蹤跡攀舷而訪求不重舟而重附於舟
者也今世之儒者率以鄙夫之見而被以龍虎之文曰
叔苴子內篇卷五

三

國學雅堂叢書

此不朽之盛業也是以文舟彩鷁載小人糞土招搖而
過市中市人必皆唾而弗顧矣故壽文章於金石不如
壽諸理理堅於金石也藉文章於顯貴不如藉諸道道
尊於顯貴也

鷓鴣之鳥出於南方南人羅而調其舌久之能效人言
但能效數聲而止終日所唱惟數聲也蟬鳴於庭鳥聞
而笑之蟬謂之曰子能人言甚善然子所言者未嘗言
也曷若我自鳴其意哉鳥俯首而慚終身不復效人言
今文章家竊摹成風皆鷓鴣之未慚者耳

死而不能續人之壽者君子不輕其死痛而不能分人之痛者君子不嘗其痛憂而不能益人之樂者君子不任其憂勞而不能貽人之逸者君子不受其勞故君子之爲君子也一人死而萬人壽一人痛而萬人愈一人憂而萬人樂一人勞而萬人逸君子不惜身以殉天下但欲天下有利於我之殉耳

冬夏常青者竹其性偏偶四時之氣而無所拂者也秋則達其根冬則發其芽春則挺其幹夏則敷其葉四時之遇皆相好也無相仇也夫孰得而摧之昔陳遵徧入五侯之門而皆得其意竹徧歷四時之序而皆合其氣若竹者可謂黨於五行者矣使偏有所合而生焉必偏有所違而死故薺麥不踰盛夏百卉不越嚴冬非造化賦之而物自迕之也因是而知彭聃之壽其性與五行亦相黨耶何百年若旦暮也

水者天地之精也風者天地之氣也火者天地之神也人取水以爲精取風以爲氣取火以爲神水無所不滲入其用無閒故人之精亦無閒風無所不簸揚其用無極故人之氣亦無極火無所不照耀其用無方故人之

叔苴子內篇卷五

丙

論雅堂叢書

神亦無方無閒之至能貫金石無極之至能達穹蒼無方之至能通古今眾人得此三者而耗之洩之不盡其用則精不能充膚革氣不能鼓舞舞蹈神不能燭朝夕忽然泯然無異朽株枯木可不惜哉

豫章之初生其幹不大於荆棘也然久之而拂雲蔽天矣鵬鷲之出殼其體不魁於燕雀也然久之而盤風摩霄矣蓋類殊者有必見之奇種異者成懸殊之木故人患質之不爲豫章也不患初之同於棘薪也人患品之不爲鵬鷲也不患初之同於燕雀也韓信之胯下黥布之徒中是其驗矣

叔苴子內篇卷五

五
粵雅堂叢書

善視者不過百步善聽者不過十里君子不下堂階而窺四海以外者豈恃視聽哉智伯能見廚人之亡炙簞而不能見韓魏之謀漢元帝能以銅丸中嚴鼓之聲而不能察王莽之禍故耳目以形用者窮於一室以神用者徧於八荒

氣與聲相應故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風行而四時之用隨之故樂可以宣八風而理四時也試驗之人身聽焦殺之音而神氣爲之悽愴聽希夷之音而神氣爲

之愷樂此聲發而氣振也悽愴不已而毛骨竦豎甚爲
足蹈此氣動而風行也感人如是感物亦然感物如是
感天地亦然故清角奏而悲風來鄒律吹而幽谷煖聲
氣相召曷足異乎

文章關乎氣運非文章能轉移氣運也乃氣運移而文
章隨之如禎祥妖孽數成而象爲之徵耳吾觀典謨之
文深而厚是王徵也西漢之文質而近是伯徵也春秋
之文婉而浮是衰徵也國策之文猛而譎是亂徵也六

叔苴子內篇卷五

六
粵雅堂叢書

朝之文綺而靡是亡徵也宋末之文弛而迂是弱徵也
唐之韓柳宋之歐蘇博大明發猶有治朝氣象焉然亦
濫於美麗而不必當于名實事情終亦衰世之言耳故
嘗論之曰上世不言而躬行治世言其所行衰世言其
所明亂世言其所迷今之學爲文者眾矣不言其所迷
者誰耶

左氏之敘事也旁顯側映以左射右以後照前如折俎
之牲散之不成其形合之復全其牲所謂意到而句不
到者也蓋侈用其情而嗇用其文故情常餘而文常省

後人豐於文事之曲折不待索而畢具至其要領綱維雖索之不可得也古人一文載數十義故畧中有詳今人一文止一義故詳中有畧卽如史公之表志列傳世家本紀分爲數科事詞錯出互見然於禮樂兵刑之制猶未悉其詳也左傳不分科目按年而順序之而一十二國之政令人物風俗禮樂匆逮天文卜筮巫醫技術之流靡不畢具驟顧之若未了了尋而繹之未嘗不可述此左氏之博厚宏深能駕軼遷固也夫德衰而後文生是以文行爲古今猶可言也至文衰而文之中又自爲古今則識益卑而風益下矣

叔苴子內篇卷五

七

粵雅堂叢書

天文家古厯五緯之運有順軌無逆行自周衰而太白熒惑時順時逆至漢以後五星無不反而逆行人能知之而不能言其故余思其理而得之蓋五行隨王者之厯數而推移夏以前厯數之授也以相生爲序故伏羲木炎帝火黃帝土少昊金顓頊水高辛木唐堯火虞舜土夏禹金皆以次相生如四時之代故五星之運亦從而順之自周以後厯數之授也以相克爲序故秦克周火而爲水漢克秦水而爲火唐克隋水而爲土宋承周

木而爲火元克宋火而爲水明克元水而爲土以次相克倒而凌犯故五星之運亦隨之逆矣蓋世代揖讓而相禪則爲父子而運相生征伐而相革則爲仇讎而運相克此理之自然非人以意定也人事生克於下天象順逆於上又奚足怪乎

時有二分二至者何也天地相去凡八萬四千里冬至陽從地升一日升四百六十六里有奇五日爲一候升二千三百三十三里有奇積半月爲三候是爲一氣凡升七千里積四十五日爲三氣是爲一節凡升二萬一

叔苴子內篇卷五

大
粵雅堂叢書

千里於卦爲泰於時爲立春積九十日爲二節是爲一時凡升四萬二千里正天地之中陽與陰平分故曰春分其卦爲大壯自此積一百八十日爲四節是爲二時凡升八萬四千里而陽氣至大矣故曰夏至其卦爲乾陽極於乾陽老而不升則陰氣始降其降之時日里數如陽之數陰陽升降既周而歲改焉人身陰陽升降亦如之六時陽升六時陰降凡一日一周天地陰陽升降之際而或有愆伏壅滯則災沴生人身陰陽升降之際而或有鬱閉結滯則疾疢作升者升降者降宣暢和通

則四時調百節利而天地人皆成中和位育之功矣
易之六十四卦分布於三百五十四日之中凡五日半
更一卦蓋以一卦至一候自冬至日復卦用事爲始越
五日半則爲地水之師又五日則爲地山之謙自此推
之卦可知也又以一卦分析其爻大約每日一爻用事
至五日半而六爻盡矣如冬至之日復初爻用事第二
日復二爻用事自此推之爻可知也值是日有風雷雲
雨之變則以變卦變爻占之其吉凶可知已

觀卦爻次之往復而知天道之好還也老子曰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泰之復於否也在上爻之盡而聖人
之憂泰也在三爻之交直見其理之必然也然則憂其
可免於否乎但不使泰之盡而已知燭之將跋而護之
無風之處則其燼也必遲夫聖人時欲延泰於旦夕之
不燼耳欲越否而接同人此雖天地不能也

叔苴子內篇卷五

九

粵雅堂叢書

叔苴子內篇卷六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人身中有自然之五音焉脾音爲歌歌者宮也肝音爲笑笑者角也心音爲言言者徵也脾音爲哭哭者商也腎音爲叫叫者羽也此天地之元聲也又喉音宮舌音徵齒音商牙音角舌音羽此又元聲之變也聖人鍾陰陽之全具中和之氣故一身應四時之候氣變於外則聲變於內十一日之音應黃鐘十二月之音應大呂推之一歲皆然所謂聲爲律也

叔苴子內篇卷六

一 粵雅堂叢書

夜寢者雖覺不饑氣宿於肺也伏蟄者遇食不啄氣宿於腹也夫一噓一吸出入相參故氣生於五藏而不得

不資於物苟能含氣閉息納而不吐入而不出則四時之氣養固有餘矣又奚思八珍五味之腥哉故樹木之所以不資於外而自育者以其有吸而無噓也髮離於首未嘗白也及附於首時而白焉何哉蓋腎水黑而肺金白少壯時腎氣強而毛髮皆由精生精從腎出故象腎而黑衰老時腎氣弱而毛髮皆從氣生氣從肺出故象肺而白人身以血爲榮以氣爲衛血盛則毛

髮之長根乎榮血衰則毛髮之長根乎衛此黑白之故歟

游氣不散附物成變荒宮廢址幻怪生焉氣積而風不散也人吞一髮於腸中久而不出則爲蛇爲鱷髮本無知形從何變精氣之所凝也天地一腸胃也陰陽一血氣也無情之物猶毛髮也化爲幻怪同蛇鱷也何足疑哉

腎者人身之海也海處地之下流合千江萬川之水而朝宗之雖廣且大必有所洩洩有二道一曰歸墟乃下

叔苴子內篇卷六

二
國芳雅堂叢書

洩而入於地中已洩而不復返也一曰星宿乃上洩而出於地上散之江河而復還之海者也此天地閒之水所以不涸而不溢也惟腎亦然舉人身之經絡筋脈之精液會注於腎腎聚諸脈之液洩之亦有二途一爲淫火所迫則引而下洩於陰根此一出而不可復入如海之有歸墟也一爲真氣所吸則引而上達於華池已復咽喉入胃漑五藏而滋百脈然復朝宗於腎此已上而而復下如海之有星宿也善養生者閉其下流而通其上流使循環貫注而無滲漏則精神充盈榮衛悅澤內

足以制火而外足以防邪却病延年之術也
息者魂魄之交也息屬而魂魄合息絕而魂魄解老子
所謂谷神是已眾人任息真人定息任息者聽其絕續
爲生死定息者能養其出入而操絕續之權使魂強而
魄弱心勝而氣微也故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
綿若存者出入至微有息無息之間也可以延生可以
脫生若象人呼吸麴麴有聲所謂勤用之也勤則精神
易耗不能延生絕續方密亦不能脫生此定與不定之
分也

叔苴子內篇卷六

三 粵雅堂叢書

凡人壽終者氣盡而息自絕也縊死者氣未盡而息強
絕也病死者氣雖未盡而氣之灌輸傳注者壞故其息
不屬而絕也譬之燭然膏盡者火滅風撲者火亦滅膏
不盡風不撲而爲物侵嚙中斷不屬則火亦因而滅矣
故息者人身之機也以此而生以此而死故曰萬物皆
出乎機而入乎機

昔人言夜氣之妙其說至多而未得孟氏之旨夫夜何
嘗有氣孟子亦何嘗以夜氣二字並言但云夜之所息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息者乃歇息也非生息也

牛山之木至夜息牛羊斧斤之戕賊人心至夜息接構
勃鬪之動機則息者非養之使息不過作勞疲倦偃卧
酣寢頑息而已然風止浪靜波光自映平旦雖涉於動
動未甚而存者猶存故稍清之氣尙現幾希景象是息
乃妄之息而近者則真之生也人以夜氣能生息乎仁
義所謂夜氣者果何物耶因是知昏夜之頑息尙可使
良心之暫呈若能致虛守靜息息歸真時行時止全體
皆呈神知來智藏徃特妙明中自然之功用豈足怪哉
此禪家定能生慧之說也

叔苴子內篇卷六

四
粵雅堂叢書

世人樂短憂長何也曰樂必及而後樂故短憂未至而
先憂故長且樂境如體健之人處之忘其適憂境如負
疾之人嬰之覺其痛故以爲有長短也

禪院爲寺寺者止也禪主修心心主靜一念不生前後
隔斷而禪家之能事畢矣禪藏五千餘卷總不離一止
字故曰寺道院爲觀觀者想也道主養神神主動意思
默存遊神八極而道家之能事畢矣道藏五千言總不
離一神字故曰觀今禪家亦有天台觀心法幾於逃楊
入墨矣能定千年於一息此止之極也能以一息周千

里此觀之極也心之所觀而氣助之則可以招風雨排
山岳心之所止而氣守之則可以歷久暫冥今古故佛
能坐五千劫於彈指之間而道家能靈造化於股掌之

上

禁呪之術原於禽蟲百舌禁蚯蚓而蚓自出啄木禁木
蝨而蝨自出沸河禁魚而魚自躍鳩鳥食蛇禁石而石
自發起蝦蟆禁毛蟲而蟲自落蜘蛛禁蜈蚣而蜈蚣自
化皆專氣以召之也故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專
氣則易暴暴則顛蹶傷身故欲致之使柔柔而專則無
所不達而天下莫能禦水是也

叔苴子內篇卷六

五

粵雅堂叢書

或問維摩丈室數百千獅子座之義此不獨維摩爲然
百姓日用而不知耳今方尺之鏡而函全牛之影鏡不
覺大牛不覺小大小相攝人初不駭異也維摩以室爲
鏡以座爲影室旣幻成座亦非實兩虛相含如千燈同
燃光不相礙人偃卧一帷夢成大地樓臺不覺其空知
此理者可以納須彌於芥子矣

人病中有見鬼者陰火盛而陽光微也凡藏皆屬陰凡
腑皆屬陽肝竅通於目肝雖厥陰而膽之少陽佐之故

見明而不見幽自邪火熾然延厯五藏而腑氣之陽衰
息退聽則五竅全爲陰氣出入之戶而聞幽聲見幽象
矣醫家心脈歌曰三部俱數心家熱舌上生瘡脣破裂
狂言滿目見鬼神飲水百盅終不渴今人以鼻血染紅
而燃之以照人則見身而不見首陰明不能燭陽形也
以此推之其類見矣

人一噓一吸之間而脈凡五至噓之至有二肺也心也
吸之至有二肝也腎也噓吸之中至有一脾也是一噓
一吸而五藏之氣周焉以五乘之凡五十至而五藏之

叔苴子內篇卷六

六
粵雅堂叢書

氣爲大周焉此天地之數也天地噓吸而成一歲五行
之氣備乘之至五百歲而號爲大齊大齊者元氣之離
合也故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男子之不能產子者腎水寒也腎水所以寒者小腸之
土氣微也八卦之氣自震及坎皆以相生爲序至坎後
忽間有艮土而後巽木生焉蓋水雖生木而極寒之性
必資艮土之溫以少克其太陰之寒然後氣和而物長
故律家十月之應鐘與十二月之大呂皆爲陰律至中
參以十一月之黃鐘以微陽之土居二陰之間故能達

正月之生氣而成太簇也律否則造化或幾乎息矣人之腎坎也坎之寒精不能生物賴小腸之艮土輔其微溫故構精而物生猶黃鐘之律調應鐘大呂之陰氣而成句萌甲拆之用也庸醫但煖其腎氣而不知佐小腸之溫其效豈可得哉

形骸者精神之苞苴也苞苴非寶精神是抱漏其精神於孔竇而空其苞苴以自貴此棄珠而挾櫝者也

人受形於天愛而用之待其敝而後還之斯爲壽矣蒼顏皓首頭童齒豁皮乾肉腊筋竭力衰形斯敝矣今人

叔苴子內篇卷六

七
粵雅堂叢書

能敝其形者幾何夫形不百年不足以敝世人先敝其精神不支其形故形未敝而從之亡矣夫一形未敝復去之而就一形造化僕僕而造之人僕僕而還之爲造化者不亦勞乎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所謂不盈者節嗜欲畜性情而已

人死則魂升魄降魂非能乘雲升天也其靈能揚能浮無所不之可以歆享祀可以投胎腹變化無方故遊魂爲變魄非冥沈泉土也其靈依尸附棺不離冢藏故子孫上冢則歆其祀尸冢敗朽則反於無此本父精母血

所成歸根則不復命者也故精氣爲物物卽魄也生者
魂魄合死者魂魄離而旣生之魂與未盡之魄其安危
甘苦猶相聯應若枝葉之與根柢者此堪輿家所以重
葬地也昔黃山谷病脇有女子見夢曰妾是公前身今
葬某所蟻穴腰骨故公常患脇若改封之當愈山谷如
其言果驗夫其化爲山谷者遊魂之變也而見夢之女
卽生前之魄與骨肉歸復於土者也魄病而形病魄安
而形安今人生有殘疾良由前身之魄未獲全歸故也
人知國柄爲國鈞矣而鈞之義何居夫三十斤爲鈞十

叔苴子內篇卷六

八

粵雅堂叢書

六兩爲一斤一十四銖爲兩以銖數而計斤得三百八
十有四銖焉而二篇之爻數全矣以銖數而計鈞得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銖焉而二篇之策數全矣然則鈞者
兼總萬物之數政者亦兼理萬物之情者也故國柄爲
國鈞也

易卦反對其理至精陰陽消息往來進退離合未有能
出於此者一日之間以晝夜分二卦其氣相循環也一
年之間以春夏秋冬分二卦其氣亦相循環也日以一
月而卦運始周年以三十年而卦運始周故三十年爲

一世否泰則復損益之交是亦精矣故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又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夫天行之數造化鬼神不能違況于人乎

月之盈虧凡歷六卦焉月朔爲月之始生陽光初交於陰於卦震也至初八上弦則進一陽而爲兌至十五既望則又進一陽而爲純乾矣望後之一日陰魄初侵於陽於卦巽也至二十三日下弦則進一陰而爲艮矣三十日既晦則又進一陰而爲純坤矣故曰一月盈虧歷六卦焉其坎離措而不用者蓋月之光離也其魄坎也是坎離卽月之體非措而不用也

叔苴子內篇卷六

九
國粵雅堂叢書

聲有五宮商角徵羽也而五聲中各備五音五五二十五其聲如大備此瑟所以有二十五弦也琴以五絃具五聲而復加二弦者宮太濁羽太細故輔以半宮半羽使大不至槲細不至窳也琴何以簡瑟何以繁琴雖一絃自爲一聲而徽之短長舒促一絃而五聲具焉足以當二十五絃之瑟矣

水下閉則上溢故養精者津必潤水下洩則上枯故多慾者喉必渴水在火上爲既濟既濟者物所由生也水

在火下爲未濟未濟者物所由壞也通二卦之義而生死之道思過半矣

江湖之技人有斂金之術焉斂百金爲一金而藏之迨其用也化一金爲百金而無耗減也是術也蓋古之畸人盜天下之機而用之者也天地斂草木之精爲核慥然微耳而根幹枝葉拂雲摩天之勢具焉斂鳥獸之精爲卵拳然冥耳而羽翮爪距搏風垂雲之形隱焉故物無小大握其精則天地可攝於毫端散其形則塵芥可充於六合

叔苴子內篇卷六

十一
國子雅堂叢書

病聵者聞音樂而聵益甚非音樂之獨能感乎聵也待聵者而始見耳死者遇雷鳴而赫然隆臃非雷聲之獨中乎死人也至死者而後知耳陰陽之燥溼懸炭爲之低昂非陰陽之氣獨著於炭也及懸炭而後明耳聖人謹之愚者忽焉

聖人者陰陽之純氣也六十四卦中雜者益六十二焉其純氣者二卦而已何怪聖人之閒世不一出也

五行之流行於天地閒者爲生數一二三四五是也其凝結爲形質爲成數六七八九十是也一二三四五上

善若水清而無瑕所謂形上之道也六七八九十變而分布各自獨居所謂形下之器也器者象也以象占道則道可見故曰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又曰易者象也此著數所以專用六七八九而不用一二三四也

元能統天故稟元氣之全者其於生生之理無弗足也物之生而天闕不遂者蓋稟元氣不全耳苗之生而不秀者有亨而無利也秀而不實者有利而無貞也亨利貞皆統於元而物有不盡全者非元之有遺德而稟受者自有遺於元也彭聃之壽殤子之夭皆於始資時元氣有偏全耳試觀立夏後之筍雖拔地數尺終歸萎折者非以元氣已泄而稟之不全歟

叔苴子內篇卷六

二
粵雅堂叢書

圖鳳麟之形而稱其肖者非文王孔子不可也鑄天吳之像而正其謬者非大禹伯益不可也今至道之難見非直鳳麟天吳也而人操是非家置可否或讚其直或刺其謬使孔文禹益復生當啞然而大笑耳

辯與訥遇則辯者勝辯與辯遇則辯而和者勝昔蘇張耀電光之目馳波濤之說以雄行天下自以爲上人矣使其遇嵇阮山濤揮塵雍容片言析理未有不瞠乎自

失者也故均皆能言則當以氣象緩急和暴之間論優劣耳此程量文字之大較也

文章猶樹木也方其始生時冉冉焉挺生不息能長而不能堅及其久也不隆枝條而惟厚質幹但日堅而不長矣有初之長而後其氣達有後之堅而後其本固此所以成良材也爲文亦然少年時當放意所極詞致鬱芊氣魄洪演常使其博大寬綽如有餘勇俟其才既展筆無底滯然後脫華收實以字攝句以句攝篇意以不盡爲奇詞以不費爲貴氣以不馳爲上讀者但見淵然

叔苴子內篇卷六

三 粵雅堂叢書

之光蒼然之色而無條暢快利之形如高山深淵回互應伏觀者意其有虎豹蛟龍窟穴其中而特未之見乃所謂文之貴者歟

墨之治天下也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若此者何期使人不見天下之可欲也浮屠之治生也飯一盂衣一衲去家離親三宿桑下若此者何期使人不見生之可欲也不見天下之可欲故能外天下脫天下如敝屣不見生之可欲故能外生棄形骸如委蛻

凡么麼焦冥之物有魄無魂條而成形條而變滅形存

則有形去則亡如蘼蕪然春生秋死原無根蒂循環物化而已若夫牛馬犬羊之屬皆有魂魄其魄有盡而其魂不化流轉無極所謂薪盡火傳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者歟

萬物資始於元受成於貞元爲物母貞爲物子而子還爲母所謂貞下起元也譬如柏樹初生時僅有萌芽胚貽此其元也及其茂遂昌達于雲拂霄則利貞之極矣然後收斂生意結爲柏子知母之生子也此柏子種之復成柏則柏子卽柏母無二物也故貞卽爲元元卽爲貞循環無端非天地閒之至妙者歟

叔苴子內篇卷六

三
國子雅堂叢書

或問楞嚴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之義余曰子知夢乎夢中山河大地人物宮室器用車馬與喜怒哀樂語言文字種種色相何者是實客曰無實者余曰作夢者是誰爲虛爲實客曰作夢者乃吾心識無心則無夢是實非虛也余曰然則夢中亦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也子知夢之夢而不知覺之夢子從覺憶夢而知夢境皆妄惟夢夢者爲真菩薩從大覺視覺而知覺境皆妄惟覺覺者爲真耳以此例彼夫何疑

聞見之化爲聰明猶麴蘖之化爲酒醴也麴蘖之初入無酒味醞釀之斯爲酒矣聞見之初入非真覺融會之斯爲覺矣今乃據聞見爲聰明何異投麴蘖於水而遽欲飲其醕也故曰飲食不化積腹成悶聞見不化積胸成惑多聞多疑多見多殆非學者之大患歟

人之涉世也其猶舟之涉水歟德行者帆楫也宇宙者江海也人心者波濤也天時者風氣也波濤可以行舟亦可覆舟惟風氣爲轉移焉人心能爲我朋亦能爲讎惟隨天時以變化焉雖然時至而德行不足以應之人

叔苴子內篇卷六

古
粵雅堂叢書

心能載之而不能遠到也譬如風佐其順波助其推而帆檣柁楫不具未有能凌江而絕海者故君子修德以俟時不候時而修德

余覽方書而後悟聖人衣裳之制蓋取象於內體而爲之也衣之後有督縫也象督脈也前有衽縫也象任脈也紳衣之方領雙垂也象衝脈也袍之四圍包絡也象手脈也前後內外之四廉也丙衽之左係也象陽維也外衽之右係也象陰維也腰之有帶也象帶脈也兩襟之下垂也象兩手之經脈下連於股也裳之左右皆三

幅也象三陰三陽之經下貫於踵足也脈有上中下部
服有衣裳襪履聖人之制衣服也蓋借外體以表內體
以可見著不可見欲人達知其理而繕性養身也善學
者觀衣裳而盡性之道思過半矣

五藏各具一行而獨聽命於心以心屬火也火於五行
最輕而清輕清者貴貴能制賤自然之理故八卦主離
二儀主日心之爲主不亦宜乎

古人之言天者莫詳於蓋天之說矣天之體中隆高而
四旁橢垂日月磨圍而行如緣山腰而循環中之隆然

叔苴子內篇卷六

五

粵雅堂叢書

者隔闕其照是以相避隱爲光明耳日月之晦朔弦望
正如懸二燈於環之中一明一暗比之風輪循環或遠
或近則受明之所亦若全若半焉要以左右對不以上
下對

易道大矣用易者各得其一察以自好而於占驗未嘗
不中也京房之用易也去其震兌艮離而以三百六十
爻分布值日用事然於風雨寒溫之變推之時有協也
參同契之用易也去其乾坤坎離而以六十卦分布一
月用事晝夜各一卦以反對循環盡一日之運然於水

體

火升降之候推之時有合也蓋易者無所不在顛倒縱橫莫非是理殊塗同歸一致百慮故曰神無方而易無

富貴福澤如水之流行於天地間也人之取之如草木根莖之取足於水各因其材而斟酌焉松柏豫章根蟠數畝而枝幹合抱取數之多者也蘼蕪淺草叢根如眉而發莖如鬚取數之少者也地之豐物豈獨豐於松柏豫章而嗇於蘼蕪淺草哉物之根器有定所取不能踰其量耳故窠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也

叔苴子內篇卷六

六
粵雅堂叢書

箕子以狂賢虞仲以放賢柳下惠以慢賢甯武子以愚賢狂放慢愚世所謂凶德也而四賢用以成其行尾生以信死仲由以勇醢武仲以智奔主父以慈劫信勇智慈世所稱吉德也而四子用以殘其軀故曰五穀梁肉非養人之具葺礪烏喙非甞生之藥存乎所以用之者耳

禍福急於殃慶則鬼神失其權利害甚於賞罰則官吏喪其勢故五福五極不能動顛連之顧慮五服五刑不

能靜饑寒之手足切身之迫近在須臾司命之制猶緩時日此亂民之所由起也

人之外形內藏皆資五行之氣以成而精粗判焉火之精爲心其粗者爲脈金之精爲肺其粗者爲皮毛木之精爲肝其粗者爲筋土之精爲脾其粗者爲肉水之精爲腎其粗者爲骨此其大較也若夫心與肝之魂則火木之尤精者也脾肺腎之魄則土金水之尤精者也此尤其大較也若夫聖賢之魂魄則精之又精而至於神者也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此之謂乎

叔苴子內篇卷六

七

粵雅堂叢書

聖人不言命不言神命與神有其理而不可執者也執者敗矣亡秦者胡亡唐者周代漢者當塗高代周者檢點是已而當時所疑所備者則皆非也漢宣興於民間而泰山石立先爲之符也然瓠山石立而東國之平已絕襄平社石立而公孫度不興安在石立必爲天子瑞耶舜以重瞳起側陋項羽以重瞳死垓下未可恃也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爲天子而不知非國師公劉秀也劉焉知益州有天子氣而不知稱天子者乃劉備也故符讖圖命或類之而非或不類而是或然或不然妄夫狂

人始不勝其信終不勝其悔如袁術公孫述張豐張滿
之流不可勝數皆所謂執而敗者也故聖人不言也
魂魄之合而成人也如夫婦之合而成家也夫婦相得
爲嘉偶不得爲怨偶嘉則生和怨則生戾自然之理也
魄能安魂則魂依於魄而人生不能安魂則魂去其魄
而速盡故凡札瘥天傷者皆魄不和魂而厭離之者也
昔人謂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是復歸於無物也斯言似
之而實不然至人鍊魄以歸魂死則魂挾魄而上升爲
日星爲雲雨愚人汨魂以就魄死則魄挾魂而下墜爲
草木爲土石中人則魂魄參半生相依死相附任陰陽
之盡數以相推移死而生生而死經萬世而不磨滅何
云還之無物乎

人乘氣以生猶魚乘水以遊也魚之遊水也某所爲大
澤某所爲淺瀨某所爲涸轍魚雖未知有熟乎水者能
先爲魚言之也人之乘氣也某時爲生旺某時爲休衰
某時爲殺劫人雖未厯有明乎氣者能先爲人言之也
魚之幸也不窟穴而自深不聚波而自潤無心致水而
水自資之非魚之能也時也其不幸也側鱗而遊暴背

而居相煦相濡愈知貴水而水益枯魚益瘁非魚之拙也亦時也故得時之人千金揮擲而資藏愈切失時之人一錢寶愛而囊橐仍空夫固有以使之也人乎何尤萬物莫不稟受於數而數有始有壯有老有盡一爲始二三匹五爲壯六七八九爲老十爲盡數備此四者故全也亦有有始無壯有壯無老而遽盡者世所謂泡幻夢影之物也故知取數多者久堅取數少者速化試以五行驗之一六成水二七成火水火皆數少故有形無質條起而條去焉三八成木取數稍多則質堅矣四九成金取數又多則尤堅矣至十成土數極多而質極固金有消石有泐而土無時變也以此觀物物之修短可推矣但五行者陰陽所合而成而萬物又五行所合以成者也陰陽之合無乖迕故五行終古不遷五行之合有生尅故萬物條忽代變值生我之數而生值我尅之數而壯值我生之數而老值克我之數而盡調和諧合者永存偏至踦勝者橫折此不易之道理也

天地間生武人則能令目前多事生文人則能令後世多事一法吏出當世之人必有受其冤者一文士出往

叔苴子內篇卷六

十九

國子雅堂叢書

昔之人必有受其冤者昌黎論作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以褒貶任心幽魂抱憤者眾也夫使死者無知則已如其有知能甘其舞筆詭詞哉故文人與酷吏率多不享蓋其鍛鍊周內枉法曲平理有宜然者

無是事有是夢者妄識之和合變化也寐之時思維暫息而識運不停前識後識錯雜舛馳故事理不倫而境迹幻焉譬如閉目而見空花花不成色塞耳而聞空聲聲不成音也

以讓論則子噲與許由何異以廉論則螬李與採薇何

叔苴子內篇卷六

三
爾雅堂叢書

異以死節論則徒人費石紛如之死與比干何異然聖賢寘彼而與此者一行不足冒平生跡觀未可概心術也夫得狐一腋而謂羊同白見鶴一翮而云鴉同黑則不知類孰甚矣

道有明云而反晦者註疏是也學有求真而反妄者釋老是也註疏非不能解經也習於成解而廢夫研尋則人之得之也不深釋老非不能闡性也未窮性真而浸於禍利則民之趨之也益惑

人徒知六經之當尊而不知悞於經者亦多也人徒知

異教之當闢而不知成於異者亦多也夫六經猶金玉也挾以涉川適助其溺異教猶烏喙也用以攻毒則捷其效子路服孔子之道而死於衛子房用黃老之術而生於漢其明驗矣

水之萍一夕而蔽河不根而生也筐之蠶始稀而終密不產而育也天下之理以神變以奇化不可知識不可思議豈必在千古以上萬里以外哉

灰錢燼楮鬼得之則爲幣有不化者也夫以糟粕煨燼之物猶有不化者存而况其靈於萬物者也

叔苴子內篇卷六

三

粵雅堂叢書

欲蟻之靜閉羶可也寘羶於地而欲蟻之不爭必無幾矣甚哉聖人之以禮羶天下也使貴者備物賤者毋敢用焉夫以朱干玉戚袞冕大輅之巍皇而欲令五伯七雄環視拱手而莫之攘乎易曰慢藏誨盜尊尊貴貴之儀慢藏久矣故老子曰聖人不大盜不止益春秋責篡羶者老莊責寘羶者夫責寘羶者亦非老莊之苛也固易所謂致寇至之意而已

鄢陵之戰郤至見楚子而免胄趨風欒鍼造子重而執榼承飲方夫欲馘其首殲其師破其國都隕其社稷而

猶彬彬爲揖讓之容所謂後進之禮樂者也以禮貌載
戎心而行可以爲君子乎禮行逃而成不信失其本
矣林放所以有問乎

聲色臭味之欲不足則慕足則易厭者以其味易盡也
使人終身由之而不厭者惟學乎求之則有得故覺其
甘而不覺其苦得之而不盡故愈行而愈不見其可息
莊子曰寓諸無竟是所以窮年也此之謂歟

叔苴子內篇卷六

三

粵雅堂叢書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是非者治亂之權輿也是非正於上則民俗正於下
民莫不榮於相是而恥於相非特所謂是非者未有定
非其所是之代之隆君子恥刑義小刑編

罰用度踰典飲食衣服車馬過制不以爲榮而以爲罪
故政令不肅而民自不肯犯末世趨向反是篡弒取國
者爲王公漁奪成家者爲雄傑守道循理者以爲齷齪

叔苴子外編卷一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是非者治亂之權輿也是非正於上則民俗正於下夫民莫不榮於相是而恥於相非特所謂是非者未有定耳治世之民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亂世之民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三代之隆君子恥于禮義小人恥于刑罰用度踰典飲食衣服車馬過制不以爲榮而以爲罪故政令不肅而民自不肯犯末世趨向反是篡弒取國者爲王公漁奪成家者爲雄傑守道循理者以爲齷齪拘檢取賤於鄉黨鄰里夫其是非如是法安得禁之今使閭巷匹夫冠通天衣日月盛驂從白日而過於市則必面熱內慙汗流浹背惟恐避匿之不速非以其不華也恥華之過其分而人笑之也盛世之民如是故貴而不驕富而不淫末世則嗜靡逐欲譬饑者之爭搏黍湯者之呼餘瀝得者爲貴失者爲負是非之不正雖商鞅韓非之峻法張湯杜周之極刑其能使之不亂哉

十分天下之民農居其一耳餘則士居其一商居其一工居其一兵居其一胥吏臧獲居其一緇黃居其一游

食居其一婦女居其一老稚居其一九者皆不耕而食於農者也十分農之所得自食其一耳餘則天時耗其一地利耗其一人事耗其一賦役耗其一豪右里胥耗其一獄訟耗其一交際耗其一疾病醫巫耗其一冠婚喪祭耗其一九者皆雜出而侵於農者也外有九食內有九侵欲農人之無貧不可得矣

能生天地閒不生之財者農也其餘不過以所生之財遽相取予而已故農而富取資於天者也不農而富取資於人者也取資於人者此富則彼貧矣譬如引沼以益池池滿則沼竭鑿源以取泉用無窮而泉不涸也農人工於鑿源而商人工於引沼是以聖王重農

獵者得一獸不知其噬人否也縱之市以嘗之見其搏人而食也然後從而柙之其後得獸也復然數嘗之後市人盡矣今使新進之士爲人牧幾何不以市人嘗獸乎

鄉飲酒之禮非所以禁爭也而爭自息親迎之禮非所以威淫也而淫自止朝覲之禮非所以討悖也而悖自弭絃誦之禮非所以懲暴也而暴自化聖人之坊民也

非以坊坊之以不坊坊之也不坊之坊常人所謂迂闊而不可行者也

治民者如櫛髮賦民者如汲井櫛髮者日日櫛之髮雖遺必寡久而櫛之所棄滋多治民之奸猶是也汲井者漸而汲之終古不竭驟汲不已須臾立枯賦民之財猶是也

葉公之好龍也好其似而不好其真黎邱丈人之於鬼也惡其真而徒傷其似人主無知人之識選賢則貌忠進而朴忠遠是葉公之龍也簡不肖則奸類斥而善類

叔苴子外編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疑是黎邱丈人之鬼也桓溫求豪傑於三秦而遺王猛德宗惡賈直之臣而疑姜公輔炫形失實庸人一契悲夫

鉛刀非無一割之用也而再試則頑矣駑馬非無一騁之捷也而再騁則蹶矣故使賢以常使不肖以暫

大君者無二於天下故天下戴之爲一人也道無二者帝德無二者王智力無二者伯若夫桀紂幽厲暴無二矣周赧漢獻庸無二矣晉惠劉禪昏無二矣數君者萬民之下也而處之民上其亡不亦宜乎

大道亦可小用若小道則必無大用矣曹參師蓋公以治齊皇道之餘也子游之絃歌單父之鳴琴帝道之餘也文翁以文學治蜀黃霸以教化治潁川竊王道之餘也西門豹以投巫治鄴趙廣漢以鉤距治扶風竊霸道之餘也此數君者譬見溟渤之形而摹之爲沼睹靈光之制而肖之爲室雖不盡其體勢於道未爲失也乃薛宣朱博矜其治郡之材欲試之天下何異小兒騎羊不墜而欲因以駕馬也哉此屠牛而用割雞之具者也

周末不廢先王之儀文漢興猶仍馬上之陋習是周衰

叔苴子外編卷一

四
粵雅堂叢書

猶愈於漢盛也以七國之雄君而不敢廢東周之孱主以趙高之賤豎而敢殺二世之威王是周衰猶愈於秦強也由此觀之聖人之化遠矣

人鑒於渴也飲水而盈石焉乃反困於飲矣鑒於寒也過裘而重襲焉乃反汗於衣矣天下事取其適當而已有鑒而矯之太過則一弊革而一弊復生徒使後之人相鑒於無已也周秦漢唐宋之末事是已

失火之家復乞火而炊知罪在失火者而不在火也溺水之人復汲水而烹知咎在溺水者而不在水也湯纘

禹服周由商政知弊在制政者而不在于政也舟人不能駕楫而覆其舟不易人而易楫無益也僕人不能御馬而覆其轍不易御而易馬無益也秦鑒周強侯之患而弱其宗漢懲秦孤立之危而藩其孽漢武又懲七國之禍而分其國唐人欲制突厥而強其藩鎮宋人欲制藩鎮而削其兵權相矯相革之間非易楫易馬之故智歟周之亾也神清而形不固秦之亾也神敝而形有餘唐之亾也內癰潰而外傷其四肢宋之亾也外疽攻而內中其臟腑故壽極而終者周暴極而夭者秦玩小瘍而成大禍者唐與宋

叔苴子外編卷一

五
粵雅堂叢書

能生天地不生之財者農也能成天地不成之材者工也能均天地不均之物者商也而三者非士不治故四民首之

天下性而忠義者百不一而可使之忠義者有四焉教也名也利也恩也子路北鄙之勇夫也服膺聖訓而死結纓周處晉國之大盜也改行率教而身殉國故曰可以教使也狼曠斬車右之黜而求死所以見其勇甯殖畏諸侯之策而求納君以完其名故曰可以名使也吳

起利爲魯將而殺妻以絕其嫌樂羊利克中山而食子以示其決故曰可以利使也申亥感再奸之赦而二女并殉豫讓銜國士之知而斬劍三躍故曰可以恩使也帝王之使天下也以教以名伯強之使天下也以恩以利以名教者忠義無時不振以恩利者忠義視主爲盛衰雖所以使之者有汗隆其能令人忘軀徇患則一也若名教不足正其志恩利無以結其心而求性成之忠義是猶匠人舍彘括而求自直之矢自圓之輪也又其下者責之以分脇之以威若使之不得不爲我而忠義也是猶瞽者摔途人而欲其相疲者罵舟子而假其載也必不幾矣

叔苴子外編卷一

六 粵雅堂叢書

今世任官者必貴廉此下之所以自貴非上之所以貴下也人主所以役使天下者惟恃天下有此欲心耳使天下皆許由鮑焦之徒挂瓢高山之上負石重淵之下爵之弗就祿之弗至人主顧安所用之耶設餌以釣魚爲魚者宜戒其貪爲釣者正喜其貪也故用人者甯用殺妻之吳起而不貴逃世之狂裔甯用食子之樂羊而不貴咽李之仲子漢高不式兩生之廬而光武乃受嚴

光之足故西漢之功名終基宣武之治東漢之節義不救桓靈之衰也

禮之行也必參時與勢而斟酌施之時勢順則禮用其全時勢逆則禮用其半而已昭公之孟子卒孔子弔之見季氏之不綽也亦放絰而拜夫放絰而拜非禮也不得已也故禮有爲眾絀者有爲貴絀者有爲制絀者有爲勢絀者屈伸之閒變通寓焉執禮不易者可以扶教未可以經世賢人守之聖人權之矣

天下有貴勢有眾勢貴勢在上眾勢在下貴勢行則治

叔苴子外編卷一

七
粵雅堂叢書

眾勢行則亂惟賢明之君能分天下之眾勢以成一人之貴勢且夫眾之可畏也秦之法成過期者皆斬故勝廣奮臂而五百人從之如流李訓鄭注欲盡誅宦官故奄侍合心而成甘露之變鼂錯欲弱諸侯而七國之禍同時竝謫故吳王濞得脇之以從亂夫不料吾之無如眾何而徒倚貴勢而橫行之必使眾勢合於下而貴勢散於上矣爲人上者可不懼哉

天下有言之甚美而行則有窒者夷齊扣馬之諫是也
有行之無弊而言則有妨者孔子去魯之意是也要之

當權時而執經皆可言而不可行處經時而用權皆可
行而不可言晉文公用子犯之言以破敵而賞雍季者
雍季於事爲迂於言爲正子犯於行爲利於言爲邪各
有去取文公其兩得之矣

凍者願得裘不願得火熱者願得蔭不願得風火非不
可濟寒然火滅而寒自存有裘而煖自足其中矣風非
不可蘇暑然風息而暑復至得蔭而涼自足其中矣王
者之政寒暑之裘蔭也霸者之政寒暑之火風也管子
曰如與人財者不如無奪其時如與人食者不如無奪
其事嗚呼誰謂伯臣而不能知王道也

叔苴子外編卷一

八
粵雅堂叢書

十馬同槽馴者必饑桀者必飽十豕同牢黠者必肥弱
者必瘠此牧圉之過也天下之民其勇怯異力愚詐異
知巧拙異技質文異狀百相倍也因而任之勇者頤指
而使怯者俛首而承詐者張機而設餌愚者吞鉤而陷
阱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拙者終歲勞而八口饑質者
攘拳伸臂而不知其樸文者摳衣鳴玉而更致其華天
下榮辱苦樂彼此相懸何云萬物得所乎聖人之治民
曰均曰平惟能均之是以能平之也

善戰者必以守爲戰善守者必以戰爲守秦人閉關十五年而席捲之威已成孔明祁山之師六出而隴蜀之勢方固彼以守論秦以戰論蜀者皆夏蟲之智也

緘滕扁鑄所以防奸盜非所以防家督簡粒數米所以待孩孺非所以待賓朋左準繩右規矩所以待庸眾非所以待賢哲得歐冶授以劍材不授以鑄法得俞跗與之藥物不與之藥方得歐冶俞跗與不得歐冶俞跗均也

王安石之以青苗利民也則不如無利焉桑宏羊之以

叔苴子外編卷一

九
粵雅堂叢書

析利助國也則不如無助焉程頤之以折柳諫君也則不如無諫焉使君子盡有益於人國則東漢不亾南宋不滅矣

明君之賦民也若割肌焉暴君之賦民也若捨遺焉故君必自附其民而後民附之君必自離其民而後民離之離附之機爲君者安可忽諸

昔民之於吏如羊得牧焉今民之於吏如羊得虎焉故昔之吏至也民皆仰哺以望食今之吏至也民則委身以待其食而已悲夫

昔之舉士也以賓禮興之今之舉士也以盜行防之欲士之有廉恥不可得已昔之舉士也會眾而訪之今之舉士也糊名而探之欲舉之無失人不可得已

昔人欲有求周紀之歷者其友徧索之積數歲而始獲其全其人得之大悅十倍其價以償而其友猶若未酬其勤也或問之曰君須此奚爲也其人曰無所可用曰然則曷爲厚費以市之其人始悟有悔色友亦斬而去今國家每歲收制科之文而賦以爵祿亦猶收周紀之日歷也上不悔而下矜其勞特未有問之者耳

叔苴子外編卷一

十一
粵雅堂叢書

世儒交口攻秦而不知秦之功不可沒也今天下郡縣之制秦也長城秦也字書秦也朝儀秦也用其法而攻其惡其本忘矣昔蚩尤造兵作逆黃帝擒之而後世行兵者祭之念兵所自始也夫田貓田虎聖人祭而報焉况法施於民者乎由此觀之秦皇李斯廟食未可廢也昔孔子之去夏商未及二千年也而當時言禮已病無徵今學者自昭代遡春秋上下四千餘年而歷代制度燦若日星非左邱明遷固諸人之功哉然古書用木版竹簡編之以韋繁重不能多存故文獻恆少自西漢以

練代簡東漢復以紙代縑益就簡易且大篆變爲小篆
小篆變爲隸書今隸復變爲楷昔人作一字之工今人
可作數十字矣又有鏤板印行之便故奇文偉書徧於
天下永無文獻不足之患此後世之制高出上古者也
禮莫重於祭太廟之典不可瀆也建文以孫承祖何干
于統而遽奪其宗永樂以子襲父何創乎業而遽列之
祖景泰御極之主於法宜耐何故以私恨而絀其尊與
獻追王之君於屬已支何故以私恩而升其主且獻王
北面正德歿而以叔父之尊壓之是謂以臣而躋君嘉
靖承統孝宗祭而以皇伯之名別之是謂以子而外父
祫祭既同堂矣而太祖與四祖俱擅南面之尊則紊尊
卑之等二祖既竝矣而明堂於獻帝復申嚴父之儀則
亂昭事之經凡祭以順爲本易曰王用享於岐山順事
也順者不以私害公不以仁妨義不以卑乖尊不以小
加大不以疎間親反是而欲神和福降也得乎
食草咀木茹毛飲血皆可以止饑則養生者非必五穀
也而惟五穀和於腹焉裹皮束縵被氈集毳皆可以禦
寒則蔽形者非必布帛也而惟布帛安於體焉名法道

墨陰陽計數皆可以經世則治人者非必儒術也而惟
儒術通於眾焉聖人徧知之而徧較之故舍彼取此
善制法者如匠人之用矩不善制法者如陶人之用型
匠人執方寸之矩而千仞之臺百丈之室無弗能度也
其贏縮在人不在器也陶人埏埴大者爲大型小者爲
小型至備矣而終不能盡天下之用者其大小在器
不在人也聖人因心以御法故法立而用不窮庸主備
法以防奸故法煩而奸不止

書之言刑者莫詳於康誥呂刑矣禮之言樂者莫詳於

叔苴子外編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樂記矣然康誥呂刑言刑之意不言刑之法樂記言樂
之情不言樂之器蓋意得則法可義起情明則器可創
爲苟惟法與器之是詳雖當亦謬故聖人不載也

世以馮道事四姓十主爲無恥夫唐晉漢周遞相篡弑
者也雖堅事一姓亦逆黨耳不得言節如曰吾姑救世
而已卽四姓亦可也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而柳下
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孟子皆以聖目之使柳下惠而
生後世其不比于馮道者幾希矣無孟子則柳下可以
爲馮道然則有孟子安知不列馮道於柳下乎

聖人之治天下如雞之抱卵形雖不運而精相通故無形無聲而自見其成今使置雞于堂置卵于室則窮年而不能雛矣豈惟不能雛其卵必敗何則其精不相感也後世人主其心判然與天下隔而曰吾效聖人之垂拱此何異雞之欲越堂而伏室卵哉天下之不壞者幾希矣

久閉之室必多神姦久積之水必多鼃蛆久仆之木必多蛀蠹久施之朝必多邪佞故君子不立焉

鳥飛於上其欲在下故死于網魚潛在下其欲在上故

叔苴子外編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死於釣山林之士欲在朝廷故死於職近于欲而欲遠其物不可得已遠于欲而欲近其物亦不可得也惟操欲者可以致人惟無欲者可以不致於人

人之才有二一文才一幹才文才者能驅千萬字而就吾之駕馭也幹才者能驅千萬人而就吾之駕馭也今國家求幹才于天下而以文才衡之欲以驅字者驅人耶去病不知兵書而爲良將霍光不學無術而爲名相試使鄒枚班馬當此鮮不僨矣故以文取士政使盡得鄒枚班馬無益而况乎其剽竊餽飭者也

今官府之胥吏不與其值而責其用又禁其舞法受賕天下誠有若人是立槁之道也譬之蟣蝨置之裋褌敗縫閒他無所食矣又與之約曰爾無嘬我肉無茹我血更無得蹠跚蠢動往來其閒則爲蝨計者惟請死於爪齒之下而已尙何樂乎有生哉

地有百里而見不隔者徑也有去百武而望不至者曲也事亦有曲曲者應甚近而知甚難也夫小惡之釀爲大惡也小怨之積爲大怨也小害之基爲大害也勢雖遠猶徑而易也至于善始而惡終恩初而怨竟利端而

叔苴子外編卷一

齒 粵雅堂叢書

害伏其中蓋有回折焉眾人望之而不能見也知之必待聖賢矣聖賢何以知之曰處高則曲不能隱耳凡物之附人者仰食不仰食則不附于人矣故牛馬待人而飽安爲人用若虎豹猿猴能自食其力則遠遁而下使于人其勢然也吾獨怪夫鷹犬鷓鴣焉鷹犬能搏雉兔鷓鴣能搏魚蝦食任已而自足矣今乃以其所擣者予人而仰人之給其餘吾不知其何說也夫韓信彭越之儔皆鷹犬鷓鴣之智也

有司之賞罰止以徇一人大君之賞罰所以徇天下有

賞有罪罰有功而天下用治者有賞當功罰當罪而天下用亂者武帝嘉汲黯之矯制發粟而後循吏無掣肘之虞與匡衡抑陳湯之擅發邊兵而後使臣無生事之擾此賞有罪罰有功而治者也霍光賞傅介子之斬樓蘭而貪功者多徼幸景帝誅鼂錯之動六國而謀事者爲戎首此賞當功罰當罪而亂者也君相不能權衡天下之勢而徒行有司之政不亦鄙乎

攻人者利敵寡自守者利敵多敵寡則吾力專而不分故以攻則克敵多則人勢散而不合故以守則安漢高祖方弱而利用守也則封齊趙韓魏以分項之勢及勢強而利用攻也則獨存項以專漢之力此天授之智也五胡並爭於江北而晉之王室江左遂得偏安金戎獨據于中原而宋之南渡竟成淪沒是晉之利在敵多宋之患在敵寡也有天下者不能無敵于天下至欲藉敵以制敵而不可得悲夫

兩智不並奇兩勇不並雄故樂毅去而後田單成廉頗廢而後白起興相踦相掩之際天人參焉矣

兵之所以勇者有七貪則勇直則勇怒則勇逸則勇飽

則勇知必勝則勇知必死則勇善將兵者因其機而術使之戰勝不沒其功得獲卽分其眾所以使之貪聲彼之罪揚我之義所以使之直誘敵屠城發冢燒舍所以使之怒椎牛享士犒賞日加而不盡其力所以使之逸裹餉于國因糧于敵所以使之飽將之智略出奇變化玩敵于股掌之上所以使之知勝懸軍深入背國絕險有進之地無退之所所以使之知死凡此七者可以轉瑕而堅鋒日用而不鈍兵百加而百克者也夫戰之所乘者氣也氣之所鼓者心也故用眾不如用氣用氣不

如用心

叔苴子外編卷一

六
粵雅堂叢書

長魚矯不用眾而誅三郤胥梁帶不用師而取烏餘故曰善謀者不師齊桓公次陘而服楚屈重除道梁嗟以服隨故曰善師者不陣曹劌以鼓衰轍亂而勝齊句踐以罪人屬劍而敗吳故曰善陣者不戰乘邱之戰公子偃以皋比犯師而宋潰城濮之戰晉臣以虎皮犯陳而楚潰故曰善戰者不敗邲之役士會帥七覆於敖前故晉之上軍不敗平陰之役夙沙衛連大車以塞燧而齊師得以宵遁故曰善敗者不亂善謀而不師者以計勝

也善師而不陣者以形勝也善陣而不戰者以氣勝也善戰而不敗者以奇勝也善敗而不亂者以備勝也備勝者不傷國奇勝者不傷將氣勝者不傷士形勝者不傷敵計勝者不傷和不傷神之至也不傷敵武之至也不傷士威之至也不傷將猛之至也不傷國幸之至也

國之大妖五而災祲不與焉崇臺廣榭越等陵制名曰室妖衣冠奇詭色制錯雜名曰服妖雕幾斷鏤神工鬼斧名曰器妖綺言誕詞叛經僻理名曰文妖險行詭趨

叔苴子外編卷一

七

粵雅堂叢書

離羣驚族名曰人妖凡此五者國家有一則耗二則衰三則危四則亂五則亾

埋鏡于土不別瓦礫及磨以元錫而光燭鬚毫非始晦而終明也遇與不遇也沈戟于沙不異朽株及加之砥礪而鋒入犀兕非前鈍而後利也用與不用也夫天下豈之異才哉顧沈埋之中識之者難耳

雖有良劍不鍛礪則不銛雖有良弓不排檠則不正雖有良吏不鼓舞則不振况選之不良而振之無法乎

釣者利鉤距以取魚而魚親其釣有漸也童子投博黍

以餌魚而魚驚其餌無漸也故治民者勿動勿驚不逆其情迎彼之欲引我之繩夫是以刑不煩而政成人知害民者之爲民害也而不知利民無術者之爲民害也故小人之禍易見君子之禍難知途人詈其父自非悖子皆將攘臂攻之若父爲庸醫所殺孝子亦隱忍而不甚怨也論害則庸醫之罪深論怨則詈父之仇重豈非見其顯而不見其隱歟

戰有四有道戰有德戰有謀戰有力戰道戰以心德戰以政謀戰以智力戰以卒舜之格有苗道戰也管仲之以政諸侯德戰也秦用閒臣以離諸侯謀戰也若劉項之相併祇爲力戰而已道戰者無敵德戰者勝百謀戰者勝什力戰者勝負不測由此觀之孫武之言兵雖精豈能出謀戰以上哉

叔直子外編卷一

大
粵雅堂叢書

風俗之善惡本以民恥之是非末世之放僻邪侈非無恥也但恥非所恥耳羌人榮于兵死而恥于病死當其病甚卽引刃以自刺由恥之失正也今三吳之俗恥樸聞粵之俗恥貧桂林之俗恥貞三晉之俗恥怯四者豈辱行垢事哉而俗之所恥如是國安得治乎

叔苴子外編卷一

叔苴子外編卷一

九
粵雅堂叢書

叔苴子外編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叔苴子外編卷二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周官三百六千而所屬之官凡數倍之計其員二千餘人夫以千里王畿而設官如是是繁於今百倍也不幾於十羊九牧乎意其所屬之員特庶民之在官者如今輿臺阜隸之流耳然因是而知當時苟有毛粟之才者皆供職于上而爲農民者特椎樸蠢弱之民耳此所以易治而難亂歟

春脫粟者一日而三石焉若一一取磨於杵齒則不能

叔苴子外編卷二

一
粵雅堂叢書

五斗蓋粟與粟自相磨故易鑿也善爲治者始以道德成其風俗及風俗之既成則相觀而化故始以君治人既以人治人也今夫擊鐘者當其槌至而鳴此擊之力也及槌已而鳴不絕聲之自相推激無與於擊矣懸物於空一蕩而百搖勢之所動不能遽已也王道之所以易於反手者亦任其勢而已

釀酒者以麴母母甘則酒甘母烈則酒烈母敗則酒亦敗故置酒者慎其母焉夫創業之君治化之麴母也創於正繼者不能爲邪創於邪繼者不能獨正周之嗣主

未必皆善也而無改於周道之善者惟文武之耋母能
甘且烈也

善治母者如撞鐘一擊而止之候其將息也而復一擊
之故人不勞而聲不絕若扣而不止則聲煩而碎矣若
久而不扣則聲隱而斷矣秦皇漢武之於民是扣而不
知止者也周赧漢獻之於民是止而忘其扣者也故一
弊於煩苛而傾覆一弊于凌遲而銷亡

文章出於剽掇者豐靡而不美出於獨見者簡質而可
貴昔王丹弔友人之喪有大俠陳遵者亦與弔焉賻助
甚盛意有德色丹徐以一縑置几而言曰此丹自出機
杼也遵大慚而退今學士之文其能爲王丹之縑者幾
何哉

叔苴子外編卷二

二 粵雅堂叢書

天地之生財能使人周不能使人餘粟周于食帛周于
衣材木周于居百味周于養苟求其周無不給也而今
人必求其餘求粟之餘千倉萬箱求帛之餘疊篋充筐
求室之餘高廈廣堂求味之餘熊蹯豹腸不知一人餘
粟則千人枵腹一人餘帛則千人負曝一人餘室則千
人營窟一人餘味則千人饜糲所以者何天地之財僅

以周天地之人而餘者既過其周則其有所不周者勢也斗粟之飯可飽十人使一人而食二升之食則必有一人饑者矣一人而食五升之食則必有五人饑者矣聖王在上而天下無窮乏者爲其能割餘也

士之以言鳴世者其猶山林之鳥歟夫山林中鸞鳳鳴焉孔鶴鳴焉鳶鳴焉鴟鳴焉有善別鳥音者一一審聽而去取之斯好音集而怪聲遠也否則妖孽禎祥互相凌奪而耳目淆矣周之末世百家竝出孔與墨雙韓與老俱其他名法短長之術無所不有蓋亦山林之

叔苴子外編卷二

三
國子雅堂叢書

鳴鳥也至漢武而一別之至漢宣而再別之至漢明而三別之故漢世文雖多而不雜若秦之焚書坑儒是烏鳶與孔雀齊驅唐以後崇儒好古則鸞鳳與鴟鴞竝集故知道混而無別則聚書與焚書等耳

名利者人之所同好也雖聖賢亦不能自異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好名耶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非好利耶則名利之好不得謂士習之敝也所敝者在喜世俗之名而爭錐刀之利耳夫世俗之名非名也大道之所爲辱也以奢爲華以僞爲雄以傲爲高以誕

爲通以黠爲智以暴爲豪者是也錐刀之利非利也大
道之所爲害也取數從多與數從少陰計爲竊陽計爲
奪怨與財俱惠與廉亾者是也夫好名而好其辱以爲
名好利而好其害以爲利此直如饑者之食烏喙渴者
之飲醜酒矣而憤憤者卒孽孽以好之何哉

人知山海之爲利藪也而不知其爲盜藪也人知府庫
之爲泉府也而不知其爲怨府也故山海之產不入則
攘奪之徒成羣于下府庫之藏不出則劫弑之事竊發
于上理財者能人之能出之然後可以擅萬物之利而

無害

叔苴子外編卷二

四
學雅堂叢書

語曰白頭如新傾益如故夫白頭如新者智小而不足
以知大也傾益如故者智相侔而心相契也以臂測水
臂之所盡不能窮矣以繩圍山繩之所極不能度矣故
父不必知子師不必知弟智相過則聞而能識之智相
敵則見而能辨之鏡之所及照者不待照而後見也其
所不及照者雖久豈能鑒其形哉此白頭傾益之說也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遊之日行數千里而終不離
盆盎之外者所處之勢囿之也人之智識亦有所囿或

囿于聞見或囿于方隅或囿于交與雖終歲勤習力非不堅心非不苦終不離益盜之見耳悲夫

天下之財非地不生非用不竭江南之民不患地之不辟也而患用之侈也江北之民不患用之侈也而患地之不辟也故欲富北民者脩疆政欲富南民者脩制度凡財者與物相爲輕重有無者也故宮室新者其財必儉飲食豐者其財必嗇衣服充者其財必詘玩好盈者其財必虛賜予廣者其財必狹物盛于此財衰于彼久衰而難繼則物將并失焉故宮室之新露栖之端也飲食之豐枵腹之機也衣服之充鶉結之兆也玩好之盈壁立之階也賜予之廣乞假之門也財者泉也泉者易流之物防而壅之其滲故不止也決之使導不涸何待矣

有暴子問於慎子曰子亦趨利也余亦趨利也然人憎

余而不子憎也慎子曰子亦聞蟣蝨蚊虻之說乎蟣蝨蚊虻其嘬人膚而甘人血同也然人能忍蟣蝨而不能忍蚊虻以蟣蝨癢而蚊虻痛也子之嗜利意者亦使人覺痛乎珠玉金寶無益于生然世之所用不得不用公

卿大夫無榮于性然世之所貴不得不貴聖人豈不知其虛偽哉遊世之道不能不爾也譬如遊者抱瓠縵者結繩時至則用時過則舍各有所適非苟爲去取也而愚者據之以爲實達者蔑之以爲高不兩失乎天下自秦漢至今琴瑟管籥之器數日微日消而干戈鈇戟之機制日新日巧簠簋俎豆之名物日壞日亾而鞫訊箝刺之刑具日增日密嗚呼此可以觀世變矣

愛身重生者賢愚之同情也然賢人以生養生愚人則以不生養生而已矣戰士犯白刃以養其生盜跖捍刑

叔苴子外編卷二

六

粵雅堂叢書

誅以養其生舟人凌風濤以養其生樵人抗虎豹以養其生賈人歷山川衝瘴癘以養其生此皆其小者也至功名之途兼此數患而有之談笑之中有白刃焉衽席之間有刑誅焉清晏之暇有風濤焉密昵之中有虎豹焉和煦之內有瘴癘焉以生入以死出者往往而是而臥蹈不息焦爛爲期得之者稱能失之者稱拙天下同然孰能外之哉故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之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嗚呼

繪美人而懸之壁極窈窕之觀矣而以操井臼不如黃

髮之妻按食譜而閱其味窮珍錯之奇矣而以充口腹
不如粗糲之粟談錦綺而狀其文盡元黃之飾矣而以
蔽肩背不如尋丈之布天下悅耳目者胥無當於實用
也今稷下之議揮塵之談陽春白雪之詞子虛上林之
賦其于國家皆悅耳目之具文耳何若芻蕘狂瞽之言
有裨治理哉

人方飫飽之後而却食却食非僞也而信爲辟穀則誣
矣方御女之後而獨寢獨寢非矯也而信爲不淫則妄
矣方仕宦之隆且久而思投簪投簪或其情也而稱之

叔苴子外編卷二

七

粵雅堂叢書

爲恬退不大謬乎

萬物之聲各有可取鳳鳴鶴唳虎嘯龍吟此其尤異者
也下而蝸蟪蟋蟀鼃龜蟋蟀或嘒嘒或啾啾或啾啾或
渠渠亦適然觸人之耳而愜然適人之聽何哉彼惟自
適其天而不以工拙是非介乎其慮也若鸚鵡鸚鵡釋
己之真而強效人言則多函胡澀縮而喪其天矣惟文
亦然典謨訓誥國風雅頌炳金石而垂今古者此鳳鳴
鶴唳虎嘯龍吟之聲也征夫幽婦旅客羈囚寫憤懣而
敘悲思者此蝸蟪蟋蟀鼃龜蟋蟀之聲也聲之大小不

同其發乎性乘乎氣各適其天而中節者一也若乃意
本空空識又蚩蚩而徒摹擬往牒雜藻成辭此猶鸚鵡
鸚鵡之饒舌而漫誇絕調也豈不可笑哉

有德之士如夏日之蔭冬日之罽不求親人而人自親
之夫蔭與罽豈常分所有以與人哉而人自得所欲焉
故曰上德不德

學者于古人之書有厭而不觀者有觀而不解者有解
而不悅者今有遊子乍歸其家其不識者或操梃逐之
或掉臂過之或延接禮之三者於貌雖殊其不識均也

叔苴子外編卷二

八
學雅堂叢書

至父母出而攜手入室撫摩慰勞喜其來而恨見之晚
矣夫厭書不觀者操梃而逐者也觀而不解者掉臂而
過者也解而不悅者延接而禮者也惟有真識於心乃
始歡然無閒而悅生焉若父母之悅遊子者斯其于書
也得之深矣嗚呼難哉

牧馬者患馬之無食也因輟己之食而買其芻慮馬之
疲乏也因下乘而與之俱走非賤身而貴馬也身待養
于馬馬肥而家肥馬瘠而家瘠故愛馬所以愛家愛家
所以愛身也天下者人主之家也百姓者人主之馬也

百姓饑而上不爲輟食百姓勞而上不爲輟役瘠四海以肥一人不知馬喪而家不得養家窘而身不獨安也智固不如牧人矣

太學者朝廷士之所出也古之時簡太學之不帥教者而移之郊遂今則簡郊遂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矣何則凡今之納貲而入國學者舉禽息鹿視睥目瞠腹不能容于鄉學而後至于太學者也非頑鈍而移之者耶

古之舉士疇咨師錫惟恐不知其生平也今之舉士糊名易書惟恐或知其生平也

叔苴子外編卷二

九

粵雅堂叢書

天下之財皆爲養身費也然爲腹而費者什之三爲目而費者什之七飾元黃麗纂組爲目也選鄭衛求燕趙爲目也高臺榭美車騎爲目也集珍寶市翡翠爲目也植名花聚奇石爲目也刻銀黃雕費楹爲目也其爲腹而費者不過珍饈異味山殽海錯然果腹而止則求之有限用之有時未足以傾貲殫貨也故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去彼取此良有意焉今鳥獸蟲魚之欲所以求易足而用不竭者亦以爲腹不爲目耳

昔人聞赤水中有元珠也相與泳而探之維時有探得
螺者有探得蚌者有探得石卵與瓦礫者各自喜爲獲
元珠也象罔聞之掩口失聲而笑人攻象罔象罔逃匿
黃帝所三年不敢出吁今學士之測經索理皆是類也
昔孔子轍迹徧天下而後有居夷浮海之思老聃足不
出周郊而遽翩然入胡而不返則又爲先知先覺矣曹
操看曹娥碑歎曰吾才不逮修乃覺三十里吾於孔老
亦云

昔之畫者謂狗馬難而鬼魅易以鬼魅不可見而狗馬

叔苴子外編卷二

十
粵雅堂叢書

習見也學者作文於天人性命之理每矢口縱橫不畏
不媿得毋以鬼魅視理學耶然禹列神姦之象於鼎人
皆能別識之則畫工不可欺矣今理學列於六經之鼎
而舉世無見鼎之人何耶

致鳥以林致魚以餌因其欲也去蟻以灰去蠅以香因
其惡也得其所欲惡異類可使之去就而况於人乎

苟卿之論蠶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余謂古之名
將勳臣亦蠶而已矣淮南子有曰狗彘不擇甌甌而食
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余謂今之墨吏貪胥亦狗彘而

已矣

南夷之俗有墨其齒者號曰墨齒之民有黥其額者號曰雕題之民有刺其體者號曰文身之民中土人笑之以爲變其天也今傅粉施朱涅鬢染髮穿耳纏足非以人鑿天哉而舉世安焉而不怪是知二五而不知十矣以餌投鳥鳥驚而飛鳥非不欲食也疑其彈而避之也使民之疑君若鳥之疑人雖與之惠澤猶不敢就况暴而毆之哉商鞅之徙木立信是其驗也

古人著書立言其等有三有以立功之餘立言者如周

叔苴子外編卷二

十一
粵雅堂叢書

禮儀禮管商田晏孫吳諸子是也才德足以立功而厄於時位著書垂訓者孔孟墨老黃石鬼谷之書是也有智足綜理一世而精神弱劣不堪任用但存其所見如莊周列禦寇齊邱抱樸之書是也三者智皆齊等故由其言用之皆可陳功見能于天下故其書足貴也若無經紀宇宙之智言之不可行行之不可效而徒飾章繪句以爲高者言斯下矣

觀左氏所載諸國筮易之繇詞而知當時國國各自有易易各自異詞所同者六十四卦之名耳今之易特周

所用之易文王周公特係周易之詞故有自我西郊之說又有用享岐山之言知非他國所可同用也若他國之易又各自有係易之人故晉之易不可用於齊齊之易不可用於魯如曰利以伐姜則非齊之易明矣如曰爲嬴敗姬則非楚宋之易明矣又如曰明年死於高梁之墟則獨爲晉易又明甚此類不可枚舉故知國國各有易猶國國各有春秋也韓宣子使魯見易象與春秋歎周公之德是宣子初見周易也若卜筮之易史蘇史墨之流皆精之宣子豈不一見待至魯而始見乎既曰

叔苴子外編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周易則非天下通用之易可知矣而今人皆據以決疑此筮易法之所以不靈也蓋易之理員神而爻之詞易貢員神之理萬世所同而易貢之詞彼此各異不可泥係詞盡言之說而謂人人可用也今天文象緯亦春秋時之象緯而非今時之象緯故有十二國之名號今國旣亡矣其名猶仍而不變何也如周鄭之星變則周鄭之君當之今無周鄭之君吾不知其災祥當何屬也故時勢遷改則星歷所配亦宜隨以轉移以古之星經定今之分野如執靈光之規制而求之未央甘泉也豈不

諺哉春秋以後不惟無作者亦無述者述則善通作者之意而不泥者也泥則非述矣故善觀易者觀卦不觀詞善觀天者占象不占名

人之好名者其等有三好利者等亦有三有好閭閻之名者有好士大夫之名者有好聖賢之名者高宮室美車服飾富貴容使里巷小民聚觀而讚歎之此好閭閻之名者也矜廉隅勵名節爲可驚可愕之事使搢紳先生豔慕而傳述之此好士大夫之名者也脩仁服義履中蹈和出入繩墨之中求無媿于先王之訓典此好聖

叔苴子外編卷三

三

粵雅堂叢書

賢之名者也好閭閻之名者不惜財用之靡耗好士大夫之名者不顧閭閻之誹譽好聖賢之名者不計士大夫之愛憎同爲名而品第殊矣惟利亦然有好目睫之利者有好終身之利者有好子孫數十世之利者量尋尺計錐刀望報復于斯須責往來於毫末此好目睫之利者也擇當務守恆業不爲豐約移行不以近利易趨此好終身之利者也積功累仁守先待後利物而不居其功甘爲眾人所笑以貽隱德于後世此好子孫數十世之利者也好目睫之利者利在害中而不棄好終身

之利者利在目睫而不爲好子孫數十世之利者利在終身而不取同爲利而品第亦殊矣要之好閭閻之名與目睫之利者眾人也好士大夫之名與終身之利者君子也好聖賢之名與子孫數十世之利者聖賢也人之所以異者非以其遺名利與不能遺名利也惟其所以好名利者有遠近大小之不同而已矣

人世之福澤譬猶雨也人之才質器量猶受雨之器也而德者又所以承器者也器淺狹滲漏則雨至不能受卽能受矣而承器之基或弱而撓或銳而危則常受多

叔苴子外編卷二

西
粵雅堂叢書

器重而易傾傾則并破其器矣子弟之佻巧屑越者淺狹滲漏之器也其亾身破家固無足言者其有不佻巧不屑越似可享其厚實矣而往往有非常之禍出乎意料之外者則先世之所培與其身之所積無以樹基植本故器重而倏傾也余每觀鄉黨市邑閒其所號爲富貴顯赫之家幼時親見其盛者不及三四十年俱已薰歇燼銷堂皇基構屢易其主而子孫零落至爲僕隸餓殍者噫何銷息之驟也及觀老農老圃繩樞甕牖之家故時與富貴顯赫者爲鄰或嘗以乞假蒙恩或嘗以忤

意受侮風波寒熱何日無之其初亦不意其能自全也
比其久也富貴者忽焉蕩爲灰燼影響無存而老農老
圃繩樞甕牖之廬宛然猶在其富貴零落之子孫或反
從之索酒求食時與言受恩受侮之情有子孫不知愧
恥而笏人代爲歛獻者是豈貧賤可久而富貴難恃耶
蓋富貴者驕淫暴戾愆重罪多犯鬼神所忌故器重而
自伐其基也彼農圃之流無大善亦無大惡且所受不
多其器不重譬如甕盎之水置之瓦簷又何傾跌之有
哉故德薄而福厚者禍之招也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
矣

叔苴子外編卷二

五

粵雅堂叢書

天下有世故有道故道故者聖賢所必由世故者聖賢
所不違也五典五禮儀文軌則生民以來未有易也此
道故也五方風氣異宜習俗異尚嗜欲異性言語異音
雖不軌於道其所由來者久矣此世故也夫木牛流馬
雲車飛舟非不可備制作之遺而聖人不以教人者不
欲增法於道故之外也墨子見荆文王衣錦吹笙禹入
倮國倮而入衣而出仲雍治吳斷髮文身孔子治魯同
其獵較豈以爲禮哉以世之所故不可獨異焉耳異則

不謂之詭卽謂之僻詭則違天違天者必有天殃僻則違人違人者必有人禍

管子之治齊商鞅之治秦皆矯國易俗與民更始者也然管子之行法因之商鞅之行法勝之因之者順民而民樂從者也勝之者強民而民不敢不從者也

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古諸侯承世襲代與帝者相終始以理國化民尙不能移風易俗而今也三年則易之是必人如孔子而後可也卽王者善人亦無如之何矣禮之於人也豈專以虛文爲實用哉蓋實者虛之而虛

叔苴子外編卷二

六

粵雅堂叢書

者實之也國可讓位可辭心可剖身可饑以至重爲至輕則實者虛繁纓必惜請隧必斲餽羊必愛假馬必正以至輕爲至重則虛者實虛其實以紕情實其虛以伸禮故禮得久存而不敗今天下重與人祿而輕與人名溫號亂錫崇獎濫加是因其實而實之因其虛而虛之也欲禮教之行能乎哉

天下之勢源開則其流必廣蘖萌則其未必大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卽周般人棺槨周人牆置髮秦人鑿山開石冶銅固其外漆塗其內殉死者七十餘萬人揆其初

皆起於有虞氏之瓦棺嗚呼凡事之作備者可不戒哉
儒者之道顯而易行而且輔以必然之刑賞僅能使人
貌而習之釋老之教微而難知而但動以不必然之禍
福乃能使人心而奉之蓋必然者有時而不然而不必
然者有時而或然也爲治者誠能信賞必罰如寒暑晝
夜之不爽人亦孰不樂好善哉故曰經正則庶民興經
者善善惡惡之謂也

上有上之是非下有下之是非世治則下從上世亂則
上從下中世則上與下相持而相抗何以言之夫任勞

叔苴子外編卷二

七

粵雅堂叢書

櫻患事不辭難者上所謂忠也而下謂之愚乘時策勳
顯身立名者上所謂通也而下謂之汙擊踞曲拳謹身
媚上者上所謂恭也而下謂之諂由此觀之上之所是
下之所非也就閒處曠遺榮辭顯者上所謂固也而下
謂之高箕踞裸裎侮世蔑禮者上所謂狂也而下謂之
達背公死黨捐軀報仇者上所謂悖也而下謂之俠由
此觀之上之所非下之所是也三代之世以其道爲是
非而下從之春秋因焉而不知者以毀譽目之至如嚴
光周黨之高蹈嵇康劉伶之任誕許支王謝之清談鳩

摩佛圖之元釋皆下以其意爲是非而上亦從之故波
流茅靡國是無主而漢晉齊梁卒因以亡若夫漢高顯
蕭曹以風天下而不能起兩生之行漢武尊顯卜式以
風天下而不能出商人之財漢文躬行弋綈以風天下
而不能革帝服后飾之俗此所謂上下各自爲是非以
相持而相抗者也噫吾安得復見是非一統如三代時
乎

治天下者若養身然養身者能收視返聽導氣和神澹
泊自持無將無迎如是者可得_上壽以禮爲繩以法爲

叔苴子外編卷二

六
粵雅堂叢書

循步趨有度嗜欲有節如是者可得_中壽聲色不離亦
不戕生起居不節亦不勞形如是者可得_下壽竭蹶名
利騁馳紛華冒雪衝霜勞筋苦骨如是者不夭必折五
帝之治天下於民之欲也閉之故世數得上壽焉三王
之治天下於民之欲也節之故世數得_中壽焉漢唐宋
之治天下於民之欲也因之故世數得_下壽焉若秦隋
以戰鬪武勇相矜以法律詐術相欺於民之欲也縱之
故皆再傳而滅不終其天年由此觀之歷數短長各有
以致之豈必盡關天運哉

叔苴子外編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叔苴子外編卷二

九
粵雅堂叢書



叔苴子外編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右叔苴子內編六卷外編二卷明莊元臣撰按元臣事蹟俟考是書存吳中吳枚庵翊鳳祕籍叢函鈔本字忠甫松陵人內篇人之生也魄先成而後魂附焉一條末有此得之楊升庵云語則殆與升庵往還者又外篇禮莫重於祭太廟一條論建文永樂以及嘉靖承統事固知爲勝國人矣內編言道德性命之理外編言治亂興衰之事其自序云或抱枕偃臥或散步閒行默而致思天下之理與夫人情事物之變化往往能抉翳破障遂援筆識之然議論特警快往往欲以機鋒言下醒人視

叔苴子內外編跋

一
粵雅堂叢書

明代子部雜家之屬有過之無不及也間沿二氏宗旨而以儒理附會之所云三教同源者至昔孔子轍迹遍於天下一條揚老而抑孔尤不可爲訓然此殆前明陋習一時從風而靡亦不獨忠甫然矣又如秦始皇李斯廟食未可廢云云有孟子安知不列馮道於柳下云云均駭聽聞然亦自警闢究亦不能關其口而奪之氣又如小人有惡中之善一條謂往往鬼瑣之後族葉蕃昌名德之嗣薰燼銷歇固天道之難問而考古證今如響斯應殆亦未嘗無至理存焉更不必以援儒入墨專言

跋
果報排詆是書矣咸豐壬子彌勒誕日南海伍崇曜謹

叔苴子內外編跋

二
粵雅堂叢書



13058